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班固

上護軍

漢書

四十九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徒安陵

師古曰群盜者群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

時益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益兄噲任益為郎中

師古曰益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

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益進曰

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

師古曰執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

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益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

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上弗許淮南王並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臣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

為臣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旱師古曰自貞日不強諫也

上曰臣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臣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連謂睡寐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臣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臣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責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

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

由由不受也陛下五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臣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益繇此名重朝廷

子種為常侍騎諫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搢轡師古曰搢與擊

同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

也百金之子不騎衡知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



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御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附反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因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曰立后慎夫人迺妾

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曰為慎夫人

適所曰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謂自悅入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

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

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事

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

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師古曰欲因閒隙私有所白也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

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

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曰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曰益聖而

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曰聖主責愚相君受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

鼻詔赦呂爲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開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爲言吳所呂反願師古曰至天嬰入言上廼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呂反獨急斬錯呂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爲泰嘗

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呂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呂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爲吳相時從史

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呂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

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爲司馬師古曰爲校中之司馬廼悉呂其

裝齋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

呂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繫公師古曰繫古累

力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

患廼呂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時各

去也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履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步行而逃亡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遂因得脫歸報天子吳楚既破上更呂元王子平陸

侯禮爲楚王呂盜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

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

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曰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

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曰此怨盜使人

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盜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

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栝文穎曰音倍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師曰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史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曰峭字與峭同峭謂峻陜也音

千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曰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曰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曰聽言

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曰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曰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

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贊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

疆數寇邊上發兵曰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

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挫折也自高后曰來隴西三

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曰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錄此觀之師古曰錄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亦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所在師古曰少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藎葦竹蕭師古曰藎亂也葦葭也藎音蕭也藎音蕭也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

龍音來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微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集齊也



失師古曰金金鈕也鼓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祖禘同應劭曰祖禘肉祖也師古曰禘音錫弩不可引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引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引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引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引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乎也音弋政反夫卑身引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引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引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攬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

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也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鼓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引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矢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弓皮作如鏡者被之木薦曰本

也師古曰說非也音息嗣反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引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引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引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引大為小引疆為弱在俛仰

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引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蹶

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曰此當之平地通道則曰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曰眾張晏曰衡音橫師古

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曰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

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

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於道服虔曰償仆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市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

北者曰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曰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月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行戍烈取自喻耳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且擾亂邊

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且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師古曰壑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且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且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且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纒音裁師古曰纒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且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木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且備之且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

石布渠峇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峇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峇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藺石如藺是也渠峇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且上也調音徒鈞反為中周虎落師古曰虎

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且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且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也虎落者且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

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且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且

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且

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

者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且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且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且半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賞之言謂官為備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賞之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呂德上也師古曰言非呂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

也邊者呂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呂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呂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呂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呂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呂脩祭祀男女

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呂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呂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呂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呂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呂相識驩愛之心足呂相死如此而勸呂厚賞

威呂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同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劊矣師古曰劊懲艾



也音初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子琴亮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曰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曰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曰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曰大禹能亡失德夏曰

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

並建豪英曰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二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曰安

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曰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曰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曰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

證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論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曰薦先帝之宗廟下曰與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曰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易虜

戒之師古曰厚讀曰呼三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參子也汝

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曰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師古曰筦字與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

也議退託於不明師古曰自託求賢良師古曰自託讓之至也師古曰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

傳史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竊等廼臣賦臣錯充賦賦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出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

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燭

曰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師古曰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五

穀孰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務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後為之取人曰已內怨

及人師古曰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曰國任之曰事師古曰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

誣師古曰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

呂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呂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呂顧其功師古曰顧憐也若人言虛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呂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呂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師古曰騫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士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民力

罷盡賦歛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呂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意妄誅曰快怒心

諛也恐音丘勇反

前漢四十九



法令煩憊師古曰憊痛也言痛害於下憊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曰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

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

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統也師古曰音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

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琴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讀曰非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

除關不應劭曰接之曰禮不曰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賓禮長老愛卹少孤

臯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曰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害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

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

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曰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

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

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曰錯為

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巨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垣中師古曰垣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

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垣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垣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君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

錯曰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誨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曰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稠鈞反上問益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



發序何呂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呂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諱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呂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也音區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曰予吳師古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

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呂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

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

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

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

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呂誅錯為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

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呂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社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

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曰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質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已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壹說果於用

辯師古曰謂殺龍錯也

身亦不遂龍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

經於溝瀆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

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曰全其宗

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赴括為將其姓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有異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曰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龍錯傳第十九

西川中鳳尊氏庸固中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師古曰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曰貴為騎郎

蘇林曰健錢若

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貫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囚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

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舉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

甚高論

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

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曰

失漢所曰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

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獸簿

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

師古曰視其屬也音求遠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曰觀其能口對嚮應囚窮者

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

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囚賴

張晏曰材無可恃也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呂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膏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呂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呂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亾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于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膏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言質言淳如質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

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厠之邊側也解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在劉向傳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曰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劉向傳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聞蹕匿橋下久已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廼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曰

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已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陛下且何已加其法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

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師古曰曰嘗切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代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

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

使結鞮欲已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相猶尚目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已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

曰曰至孝聞也師古曰曰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曰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能忘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謀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

師古曰已猶耳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于亮反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趙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師古曰拊音陛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

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闌曰

內寡人制之闌曰外將軍制之

師古曰何不問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

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二千匹

師古曰設張弩也音邁

是曰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其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

趙幽王其

母倡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曰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

曰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目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史卒斬首目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而莫五十

四

四



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呂為雲中守而拜

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呂唐為

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子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呂嚴見

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且官讀疾反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言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

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呂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

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首居庶反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曰此不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爰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呂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辱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具

反瘳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人

曰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賁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也師古曰如說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黯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也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曰此無種

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大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太古制字也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

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間際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曰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曰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曰事師古曰曰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

黯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曰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



黠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好

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

有功黠言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

稍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黠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陔也望怨也見

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果不可

巨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以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賂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以罪獨斬臣

類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

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曰為陛下得胡人皆曰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曰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

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而文吏繩曰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

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曰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又曰微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

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為

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

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力



也謂其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

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非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曰御主心外挾賊吏曰為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

息罪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

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五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後上曰黯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四至九卿曰河南太守卒昆弟曰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曰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曰請賓客便臣墳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曰請賓請

謝賓客夜曰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

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曰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及實嬰事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亾貴賤亾雷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

車載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曰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翁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

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回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

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

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貨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人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

也史遷汝南太守數歲已官卒昆弟已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敢也當時

死家以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首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師古曰署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會同也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已成各哉楊子曰為孝文親詔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曰

曰揚子謂楊也身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也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曰信讀曰神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馮汲鄭

漢書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也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首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臣久遠諭願借秦臣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廢任疲言費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諱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叫也音火故反嚮讀白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

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屆撓撓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罪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曰金椎服虔曰作擊如前道隱築也曰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曰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曰督領徒曰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

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鋼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曰珠

玉飾曰翡翠應劭曰維曰翡翠曰翠臣瓚曰與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唯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家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塊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家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呂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呂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呂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呂明

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呂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

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狼大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狼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亾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

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呂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師古曰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支誦詩諫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或曰比方事類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訪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眾也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酹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酹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

曰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曰老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

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二曰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

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凶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曰過堯舜可至

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縣石鑄鍾虞服虔曰縣石曰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

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徒音山爾反

自曰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師古曰紮古累字曰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

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曰諡法是父子名號有

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日反故死而號曰始皇

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

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

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壤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曰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師古

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曰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曰昭光漢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曰承休德師古曰馬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

同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廢馬曰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曰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亾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亾髮賜之巾憐其衣

緒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免伐狐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曰夏歲

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

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

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

責師古曰呂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曰為錢者人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柄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其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

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

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綸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

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

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土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弟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合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城陽顧於盧

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

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目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三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呂此怨之

博聞其欲立齊王更曰一郡王之章失職歲餘慶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

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怨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及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呂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呂錯亂其語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呂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師古曰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師古曰底屬也音指

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呂極盡謀慮也

則無國不可奸

師古曰奸音干

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曰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鳥察百不如一

鸞

孟康曰鸞大鵬也如淳曰鸞鳥比諸侯鸞比天子師古曰鸞擊之鳥鷹鸞之屬也鸞自大鳥而鸞者耳非鸞也繁古累字鸞音愕

夫全趙之時

時武力鼎峙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移音州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張晏曰濂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

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目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

壤子王梁代

如淳曰文帝之二子音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益曰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



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曰然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其在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曰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曰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

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

險之處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

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絛師古曰絛音力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於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

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趙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

食干歷之也如淳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

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

王也訊謂鞠問也音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石是武王

乃使玉尹攻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曰是曰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曰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齊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到呂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代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呂奢故也義不苟生呂為魏累遂自到也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呂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呂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日樂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為喻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呂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呂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詢而更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

辭哉師古曰不呂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言國陰事告齊乃掠魯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擢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

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呂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也雍之河雍州之

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者欲速沉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呂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

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呂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于之乞食自致也甯戚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呂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

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呂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脛也薄止也甯音下諫反曼音真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一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曾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曰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呂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呂危何則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其疑之數被燒鍊且至銷鑠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呂聖王覺寤攝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會賢其相子之欲禪呂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

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亾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袂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呂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呂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且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

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曰罪人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呂劔刺之張晏曰七族上

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

定何人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呂闡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劔相

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曰左右先為之

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尹管仲懷龍逢北

于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

則人主必襲桀劔相眇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

枯木巧株之資也是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者為鈞呂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鄙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

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曰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歸曰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鳥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鳥鳥之暴集何則曰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

外之議師古曰擊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膚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帷膚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

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皁皁音在早反此鮑焦所曰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

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

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曰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

而求親近於齊迫也回面汗行曰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



作甬道朝太后爰益等皆建呂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益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

有謀陽爭呂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呂千金令求

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呂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

誅誠難解也呂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呂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

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殿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

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茅焦亦塵脫死如毛

菴耳師古曰菴少也言纒免於死也故事所呂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

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呂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葢覆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

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愚戇竊不自料

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

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

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

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

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象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日已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欲殺也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鼻服虔曰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憾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也春秋曰為親親

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曰

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干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曰免其親也曰是說天子微

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人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

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瓖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瓖首俱碧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瓖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

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權皆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

不足曰自守勁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且反又非有奇怪三曰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曰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曰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曰禦難恐不自全故墜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

公子突曰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曰生易死曰存易亾也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厲公端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曰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則

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于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師古曰練選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驅同曰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象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

北之力也夫呂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呂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尚

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繫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

吳西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能歷西料量也

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

今人云上有全亾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

師古曰願大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呂聞濟

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呂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呂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

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呂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

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人深淵難呂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

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呂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目為大田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

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

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曰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統皆音鯁鯁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

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

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葉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礱石也厲礱石也皆可曰磨者礱音聲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彖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呂誅錯為名漢

聞之斬錯呂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

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无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

之威并力一心呂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巨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曰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子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

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曰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鄉修治

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服虔曰吳苑孟康

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吳曰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

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

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呂權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饜道師古曰饜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曰備滎陽

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曰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

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曰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

右服虔曰韓類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曰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下

下



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

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

英俊竝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呂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老迺呂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呂蒲裏輪道死師古曰道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

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師古曰孽庶也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

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怒分皐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

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冗音人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詠嘲也師古

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呂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仰也

武帝春

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禱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禱祠而今皐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

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曰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

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宜房游觀三輔離

宮館臨山澤戈獵射馭狗馬蹇鞫刻鏤師古曰蹇足蹇之也鞫呂皐為之中實呂物蹇踟為戲樂也蹇音千六反鞫音

反臣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

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嬉東方朔淳

曰嬉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嬉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嬉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

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談笑不甚闢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

可讀者尚數十篇

前漢五十一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已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

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

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曰治詔獄請溫

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尤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曰

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為大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曰開聖人也故桓

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

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曰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曰因

園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曰昭

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曰昌邑尊

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亾深察禍變

之故迺皇天之所曰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

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曰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曰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

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乃秦之所曰亾天

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

可復生蜀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蜀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自常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曰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曰萬數此仁聖之所自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曰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曰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曰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

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

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亾

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師古曰鳶鳴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

唯陛下除誹謗曰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亾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曰廢治獄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

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

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

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曰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歲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曰德也賈山自下廁上孟康曰廁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廁音摩厲也師古曰剗音工來反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川屯園氏書

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曰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曰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無門屋也音侮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

呂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

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對音直類反有如兩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反易音難

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

九篇書盤于孟中所目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 王皇后賢之孝景崩

武帝初即位蚡自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自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曰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迺呂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曰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轂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曰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呂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呂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

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相至侯許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曰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辨免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

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曰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

云富於春秋也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曰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曰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曰為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旃偕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象也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物狗

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穎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曰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劓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曰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

夫醉搏甫師古曰搏呂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曰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破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

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待中



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實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其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夫亦得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

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

師古曰况賜也

夫安敢曰服為解

師古曰解謂辭之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

師古曰具辨其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

師古曰旦日明且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曰語嬰嬰

與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曰益多也

夜洒埽張具

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

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

師古曰懌懌悅也

曰夫

曰服請不宜

師古曰不當忘也

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

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

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

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

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師古曰望怨也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曰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

怒不子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

師古曰頃讀曰預預于也

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

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

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

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曰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時蚡不肯

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噲強笑也音許其反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

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稍稍去嬰

去戲夫晉灼曰戲古摩字也師古曰招摩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畱夫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摩謂指置傳舍師古曰傳舍

傳師古曰於大坐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遂其前事師古曰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槐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費使人為夫請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迂師古曰相逆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

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呂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俛畫

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曉兩宮間張晏曰古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曉俯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

作睥睨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已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穎

川較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蹶下之貌也張晏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若汝也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呂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

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

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其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

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史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且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

司空宗正屬官也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師古曰宜論上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海內大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迺劾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師古曰瘵風病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曰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胸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胸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上

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晉灼曰咎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

曰言其賴自死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倣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呂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趨入言趨者互舉之耳車

旗皆帝所賜即呂媯鄙小縣服虔曰媯音姪也音灼曰媯音圻媯之媯都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媯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音音是

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

呂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

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閒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曰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戊犯

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曰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恭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曰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曰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曰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曰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樹植也臣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植也匈奴不輕侵也今陛下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其城而備守也

粟輓輸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臣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曰為擊之便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曰不恐之故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蓋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蓋若營壘也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曰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曰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曰為效矣臣竊曰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曰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曰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樁車相望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喪載樁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樁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

者不變常是曰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不

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

制疆弗能服也曰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不可

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曰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音必遙反

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

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

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關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糞隳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隳古燧字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

今曰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曰攻匈奴譬猶曰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畱行矣師古曰畱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

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考目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曰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曰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曰形逃師古

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為

之備審遮險阻曰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自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曰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曰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輜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已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

可得臣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臣謝天

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臣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臣

此稱慕之唯天子臣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

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憶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憶車跛蹇也

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臣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

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

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奏疏將屯又失  
多其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已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倚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臣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凶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為謂於何也臣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極也陵

夷巨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與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漢書五十二終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垂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曰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也是也今流

俗書本云求長長老曰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已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已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周官尚書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

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當必行也

者所當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君手指物也他

皆類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呂聞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治理也

溫仁恭

師古曰端直治理也

此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

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二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呂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

貴雷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墺地為宮

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顓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君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師古曰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

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君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江陵父老流涕

江陵父老流涕

江陵父老流涕

江陵父老流涕

江陵父老流涕

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樹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主之後者呂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曰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曰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記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晚

節遊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都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都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曰廣其宮闈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曰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曰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官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曰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遣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

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已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考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破雷破波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

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也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已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遣呂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

古曰服贊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綵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箭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呂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目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言欲反也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已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干反貽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師古曰盭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很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

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不徒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空極也疆足曰距諫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諸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

公主師古曰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曰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已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己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索欬師古曰索古累字累重也欬歔歔也

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欬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邑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又音許干反漂音匹遙反聚民成雷師古曰雷古蚊字雷

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已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已能飛翔者已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音灼

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潏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支反明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抽亦布散也昧暗也抽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悲也臣聞社鼪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鼪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葦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也葦葉裏白皮也音灼曰葦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葦者其箒中白皮至薄者也葦葦喻葦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

鴻毛喻輕薄甚也葦音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可莫五十三



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刀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于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于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脫衣冠而寤曰假寐永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脫衣冠而寤曰假寐永

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首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唐姬之繆幸唐姬曰孝景前一

年立曰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襲小舉手左右笑其

項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助字或作鮒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曰貶抑之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昌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其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昌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劔晉灼曰成慶判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劔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昌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昌鐵鉞鉞

之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昌劔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昌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昌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昌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身如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富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檠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為方領上刺作繡散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鈔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諧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也昭不敢逆昭信意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曰聊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

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已為樂相彊効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煇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煇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臣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瑜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呂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

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二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其字桧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

從木桧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妒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桧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桧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桧桧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桧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驢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桧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呂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音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曰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中鳳園代書中周市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上獲軍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曰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曰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類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確謂競勝敗也確音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之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鵞者也文穎曰鵞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鵞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鵞者也師古曰疾馳而逐之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曰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鞬曰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鞬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乎且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使安利也音頓面反其下亦同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曰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滎陽庫中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

領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已禁師古曰卒讀曰粹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曰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曰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條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曰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賴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曰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曰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曰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曰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自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發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引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幕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自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已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廼將軍所自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戲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後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芣苢之詩云有芣苢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已飲專已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已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言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已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已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已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黃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音后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媽

戲媽少不遜師古曰媽音偃當戶擊媽媽走於是上召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音早

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召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項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塚反當下

獄自殺敢召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召劍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召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召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重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扼持之也命申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于山南呂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呂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呂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郭者塞上險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俳佻觀虜即亡

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泥音仕角反

因騎置呂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言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呂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茲音胡副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鑼鑼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下力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南

前漢書卷五十四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葦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呂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索音去權反又音脊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呂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首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已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廬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舉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襖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田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一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片也時多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曰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曰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積日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

地師古曰隸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類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泰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曰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纜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疆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路博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已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之

之

之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祭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吕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移中廢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吕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曰且音子關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吕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吕充士既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没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吕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吕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為勝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吕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吕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燄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吕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莫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呂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呂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

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已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

也中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所

繫音警又音巨京反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王扶輦下除道也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呂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已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呂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為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眾滅

今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自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雷匈奴凡十九歲始已疆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與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已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已武著節老臣令朝胡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予昆弟故人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召為郎又召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召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已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終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呂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

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

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流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

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呂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類曰陳皇后武帝妹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呂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呂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

眾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入美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

曰伏於隱處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獲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聽軍虛實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訊音信師古曰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所

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已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已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于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襍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

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瓚曰茂

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

前漢五十五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彼匈奴禽之而去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呂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鷗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呂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母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已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已歲元狩五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

鞮師古曰喻與踰同鞮古戾字也烏鞮山名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遼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

重人眾攝虜者弗取師古曰攝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虜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麇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麇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麇糟文穎曰麇音意曹反師古曰麇字本從金麇聲轉寫訛耳麇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

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麇麇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曰漢兵死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雷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木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鄭氏曰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首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闐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二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雷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大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雷落不耦師古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故不諸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呂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束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呂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呂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前漢五十五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呂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潔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類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類曰疵音鷹疵音庇蔭之疵師古曰庇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疵疒音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昨同犇古奔字也呂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堪戰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三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呂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呂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呂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能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

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曰送輜重遠去今處北也皆自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古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允

輦允重輦也堯時曰輦輦周曰獫狁秦曰輦奴師古曰輦字與薰同輦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

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呂誅北車者音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弓盧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

曰卓亦遠意呂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

將軍會輿城不失期從至壽余山師古曰壽音壽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鞞師古曰剽音之亮反鞞音居言反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樂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巨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待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面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音許吏反蹋鞠也服

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毳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呂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龍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諡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位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  
風讀曰

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  
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  
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  
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千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  
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  
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  
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二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喪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  
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  
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舩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久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曰言不為賢士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班固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曰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貌也詩邶風旌丘之篇曰及古爾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勺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箎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師古曰反

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

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鳥虜師古曰虜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佑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惠澤洋溢施虐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鼓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目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狼勿

并師古曰狼積也并合也欲其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已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

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

有近也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師古曰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戾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師古曰甄作瓦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中遇風則偃仆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鈞謂鑄器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俶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春王正月之一句也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臣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曰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曰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

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日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日教於國設庠序

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日仁摩民日誼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日來未嘗有日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變也所以泥飾牆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言內質變壞不能脩治也圻音一胡反變音莫干反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友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躔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聞亂音莫報反鳥

虜師古曰虜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呂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氣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渾易也

渾殺雜也留音武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

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師古曰堯受命天下為憂而未已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已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及中音竹仲反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師古曰堯在位七十載已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師古曰舜知不可辟已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已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

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已閔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已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已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已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

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囊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

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已試其材也爵祿已養其德刑罰已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已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缺也憎帝王之道已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已教訓於

因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誅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已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師古曰憖痛也酷之吏師古曰憖痛也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已刑者甚眾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已政齊之已刑民免

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已政法教導之已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已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已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一曰砥礪其行也



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開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帥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遇及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曰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欠也非所謂積日索久也故小材雖索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曰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曰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曰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曰官曰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主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曰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摩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虚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曰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君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食謂曰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

循順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曰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曰晦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

舜興唐深山孟於歷山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益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

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抹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抹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

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師古曰休美也制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朋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已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

俗語謂縮胸為朘師古曰孟說是也揅音宣音子六反寢已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

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師古曰紅讀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音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

卦六二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呂上亡

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呂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及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呂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呂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

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萊邑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齊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呂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呂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呂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呂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呂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師古曰懷御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

公卿仲舒已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已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已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

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已壽終於家家徒茂

陵子及孫皆已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已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筮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筮筮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已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筮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已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東川宅園  
氏園內南

漢書五十六



